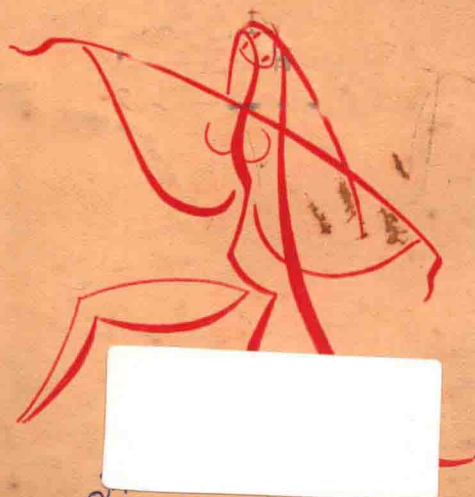


演技六講

鄭君里譯



上海友圖書印公司印行

演 技 六 講

基斯夫拉士里波·却李 者著原
里 君 鄭 者述譯

上海夏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1937

一九三七・三・十五付排
一九三七・四・二十初版

一
一
〇
〇
〇

譯述者	鄭君里
發行人	余漢生
發行所	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印刷所	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八百五十一號

每冊實價四角

No. 482

序

演員的表現手段是他的聲音、動作、感情——而不是寫在紙上的字。單以演員的地位來說，我是不配、而且是不必執起筆來。

傳說西頓士夫人演馬克白，觀眾中往往有人感動得暈過去；沙爾文尼演奧賽羅，也驚天地而泣鬼神；他們對這兩個角色所寫下的論文却非常平凡。但有什麼關係呢？他們的演技依舊成爲沙士比亞的近代演出之有力的傳統。

有修養的天才倘且如此，何況是一些庸俗的演員？假使我夢想過從天才的著作中追尋一些演員工作的啟示，那末我現在做到的也不過是限於搬字過紙的平庸工作而已。

自來批評家寫演技的論文比演員自身寫得多，演員在文字上的貢獻也遠遠遜於在舞台

上。但，他們最大的貢獻已隨着時間消逝了。幸運的西頓士夫人只在倫敦藏書館裏留下些讚美的零簡，更幸運的沙拉·貝哈特也不過在初期的電影裏留下了破碎的形象，那麼像泰爾瑪，堪姆布爾，歐文，歌格蘭之流能夠把自己的造詣留在紙上讓後學者吟玩，倒不僅是他們自己、而且也是我們的幸運。

這幾位一代的名優的遺範自然值得後學者遵循。但從一般看來，與其說他們想爲後學者闡明演技技術的法則，毋寧說想創造自己的演技的哲學。演員表演某種情感是否需要有切身的經驗；他是否要運用真的情感去表演；演技是否要跟生活接近或隔離——這些問題他們都已借重自己的經驗做出不同的答案了。自然我們得到了幾個寶貴的基本原則，可是並沒有接觸技巧的要素。

這本小書的目的就是，如依薩士 (J. E. Isaacs) 在原序裏所說的，代演員選擇一切必要的工具，再指示他應用這些工具的方法。

作者說過：演員的藝術是教不了的。他生來就得有才能；但是把他的才能襯托出來的技術是可以教的，而且非經教導不可。所謂技術，不外是指完全實際的、人人可得而有的東西。

技術的基礎是演員的形體的訓練，但這還不是作者所謂的「技術」。他把身體的訓練譬諸調整一種機件。他說：『就算調整得最完善的一架小提琴，假使沒有音樂家去演奏，牠不會自動地奏出樂聲來的。理想的演員一定要取得一個「情感製造者」或創造者的技術以後，要能夠遵循霞飛遜的遺訓「內心要熱烈，頭腦要冷靜」以後，他的修養才可謂是到家。這一點辦得到嗎？自然辦得到的。不過是要我們把人生看作兩個不同的步驟所湊成的一個連貫的順序。一步是「題目」，一步是「動作」。第一步，演員先要了解他當前所接觸的題目。以後意志的火花再把他推入動力的動作之中。一個演員解決一個角色的方法，起先祇要能夠在登場後的一秒鐘的五百份之一的刹那，把頭腦冷靜下

來，認清當前的題目；隨後在一秒或五秒、十秒鐘的五百份之一的第二刹那，把自己很熱烈的投入劇情所需要的動作中，他也就取得了演技的完全的技巧了』（見原作者：演技的基礎一文。）

即知即行，這就是演技的最單純而最正確的真理。這不是太簡單了嗎？是的，真理往往是最簡單的。讀者只要花幾小時的功夫便可以把全書讀完了，在譯者也不過是費去幾百小時的功夫。可是譯者自己覺得是談不到理解牠的，牠不是文藝作品，而我們都沒有經過長時間的實習。作者希望我們能夠像書中的女孩子一樣，很用功，很有悟性。但他講了一節以後，却要她實習一年兩年以後再來。他說這種事業要我們花上畢生的精力，同時也值得我們把畢生貢獻給牠。

末了，我想介紹一點作者的履歷。李却·波里士拉夫斯基（Richard Boleslavsky）原籍是波蘭人，在莫斯科藝術劇場做過演員，在該劇場的第一研究院當過導演，在美國，

是實驗劇場 (Laboratory Theatre) 的導演，同時在百老匯街和好萊塢也導演過不少的戲。他的作品到過中國的有拉斯蒲丁 (Rasputin and The Empress)、忘命鴛鴦、(Fugitive Lovers)女間諜 (Operator 13) 等作，他又當過復活 (We Live Again) 和孤星淚 (Les Misérables) 的「演技指導」(Acting Director)。

這篇序有一小部分是襲取依薩士先生的意見，譯者未便掠美。又，書中的註解是譯者加的，當初原想聊作瀏覽自修之助，現在只好拿這些未詳盡的參考，很自愧的搬到讀者面前。

一九三六年初秋後記。

目次

序·····	一
第一講：聚精會神·····	一
第二講：情緒的記憶·····	二一
第三講：戲劇的動作·····	五三
第四講：性格化·····	七九
第五講：觀察·····	一一七
第六講：節奏·····	一三七

第一講

聚精會神

時間是早上。地點在我的家裏。有人敲門。

我：請進來。（門是慢慢地，輕輕地開了。一個年約十八歲的漂亮的女孩子進來。

她張大一雙畏縮的眼睛望着我，手裏很不自在地捏弄着錢袋。）

女：我……我聽說你是教授演劇藝術的。

我：不！對不起得很。藝術是教不了的。要成功一種藝術先得賦有才能。這玩藝兒有些人生來就有，有些人壓根兒沒有。你下苦功可以把你的才能培養起來，可是要創造出一種才能是不可能的事。我力之所及的只是幫助一些決心從事舞台工作的人們，施以培養與教育，俾能夠擔當起演劇的忠實誠懇的工作。

女：是的，自然囉。請你也幫助我一下吧，我實在喜歡演戲。

我：喜歡演戲不算什麼。誰不喜歡演戲？你先得把你自已獻給戲劇，把你整個生命貢獻給牠，連你全部的思想，全部的感情也得交給牠。爲着演戲，無論什麼也得肯犧牲，什麼苦也得吃得下。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，你得準備把你整個生命，把什麼都交給演劇，却不奢望演劇反過來給你什麼報酬，連你一向以爲是非常美麗，非常動人的一點最小的收穫都不要打算得到。

女：我是懂得的。在學校裏我演過不少戲了。我了解演戲是免不了要吃苦頭的。我一點不在乎，只要我能夠演戲，演戲，演戲，我什麼都辦得到。

我：比方說，劇場不讓你演戲，演戲，演戲，你又怎麼呢？

女：爲什麼不讓我演？

我：因爲也許發現你不一定是有才能。

女：可是以前我在學校裏演戲的時候……

我：你演過什麼戲？

女：李亞王。●

我：你在這次熱鬧裏面湊了個什麼角色？

女：就是演李亞王的角色，我所有的親友們，我們學校裏的文科教授，連我的叔母瑪麗都異口同聲地說我演得了不起，自然我是有才能的。

我：恕我冒昧，我不是要批評你所提到的那一些高貴的人們，可是你敢斷定他們都是甄別天才的賞識者嗎？

女：我們學校的教授一向是很嚴厲的。他自己就跟我一起揣摩李亞王的角色。他是一位偉大的權威者。

● 李亞王(King Lear)，爲沙士比亞的名劇之一。

我：哦，原來這樣。那麼瑪麗叔母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？

女：她跟白拉士哥●先生有點私交。

我：哦，那好極了。可是，你能不能告訴我，當你的教授跟你一起揣摩李亞王這角色的時候，他怎麼教你表演這幾句台辭的呢，就拿「狂風啊，吹呀，把你的兩頰吹碎吧！狂嘯呀，吹呀！」這段台辭做例子。

女：你是要我演給你看嗎？

我：不。祇要你告訴我，你過去怎麼唸這幾句台辭就得了，你打算過把牠演成怎麼樣呢？

女：我先是這樣站着的，兩條腿拚得緊緊的，身體衝前了一點點，把我的腦袋這樣的抬起來，把兩條臂膀向天舉着，拳頭抖動起來。於是我又得深深的吸一口氣，突然發

方法把牠表現出來。噯，噯……我不知怎麼辦好……豈不笑話？噯，是這個樣子的：（這孩子又有點弄不清楚，嫣然一笑，把字眼囫圇地放過，急急忙忙地一口氣把牠唸出來：「 $\text{万} \times \text{九} \text{ㄣ} \text{ㄣ} \text{ㄣ}$ ， $\text{イ} \times \text{ハ} \text{ㄣ}$ ， $\text{ㄣ} \text{ㄣ} \text{ㄣ}$ 一 ㄣ 一 ㄣ 一 ㄣ 一 $\text{ㄣ} \text{イ} \times \text{ハ}$ ， $\text{ム} \times \text{ハ} \text{ㄣ} \text{ㄣ}$ ， $\text{万} \times \text{九} \text{ㄣ} \text{一} \text{ム} \text{ㄣ}$ ， $\text{イ} \times \text{ハ} \text{ㄣ}$ 。」）（她簡直完全糊塗了，只好把她的錢袋亂扯一陣。靜默了一會。）

我：真奇怪！你年紀是那麼輕；一提起詛咒上天，你事先連一秒鐘都不用遲疑，可是你居然會沒辦法把這些字句簡直而明瞭地讀出來，表明牠內部的真義。你連音符都找不到便想演奏曉邦的夜曲。你污蔑了糟塌了詩人的佳句和不朽的感情，而同時你連

一個識字人所應有的一點最基本的技能都沒有——識字人起碼也會有一種把別人的思想，情感，言語轉達得很有條理的能力，你還有什麼權利配說你過去從事過演劇的工作

● 曉邦 (Chopin, 1809—1849) 爲波法的名作曲家，夜曲 (Nocturne) 爲其名著。

呢？你已經把「演劇」這名詞的真義完全破壞了。（靜默片刻；這孩子望着我，眼裏充滿着一個無辜的人聽見宣判死刑的神氣。她的小錢袋落到地板上。）

女：難道我一輩子都不能演戲了嗎？

我：假使我說「不能」又怎麼樣呢？（靜默片刻。這孩子的眼睛裏的神態全變了，她用一種鋒銳的追究的眼光筆直的射入我的靈魂的深處，漸漸知道我並不是跟她開玩笑，便咬緊牙關，拚命想把她心裏正感受着的痛苦遮掩過去。可是一點用都沒有。一顆豆大的珠淚從她眼眶裏滾出來，在這一剎那中這孩子引起了「我見猶憐」之感。這一來把我的心思全盤打斷了。她強自抑下了感情，咬着牙根發出顫抖的聲浪跟我說——）

女：可是我還要演戲的。此外在我這一生，什麼也不想要了……（在二九年華的人，他們往往是這樣說的，可是在我聽來還是依舊深深地受感動。）

我：好，算了吧。我要告訴你，就在這一剎那中間，你對於演戲的貢獻——或者不